



官常典第三十一卷

宗藩部彙考二十三

周六

魯三

定王元年春正月魯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按春秋宣公三年 按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按公羊傳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注 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 按穀梁傳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無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定王二年春正月齊侯魯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魯伐莒取向秋魯侯如齊 按春秋宣公四年

按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按公羊傳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注爲取向作辭也

按穀梁傳春王正月公及齊侯

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定王三年春魯侯如齊秋九月齊高固逆叔姬于魯魯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至魯 按

春秋宣公五年 按左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

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按公羊傳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按穀梁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

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定王五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盟于魯夏齊侯魯侯伐萊秋魯大旱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

會于黑壤 按春秋宣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定王六年夏六月魯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魯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戊子魯夫人嬴氏薨冬十月己丑葬魯夫人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魯城平陽 按春秋宣公八年 按左傳八年夏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弗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 注 弗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

按公羊傳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戊子夫人熊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按穀梁傳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戊子夫人熊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定王七年春正月魯侯如齊夏魯仲孫蔑如京師秋魯取根牟 按春秋宣公九年 按左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 按公羊傳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注 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末期而

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

定王八年春魯侯如齊齊人歸魯濟西田夏四月魯侯如齊六月魯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魯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魯大水魯季孫行父如齊冬魯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聘于魯魯饑按春秋宣公十年按左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按公羊傳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按穀梁傳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繇以爲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定王九年夏魯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按春秋宣公十一年

定王十二年冬齊侯魯公孫歸父會于穀按春秋宣公十四年按左傳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

圖之公說

定王十三年春楚子魯公孫歸父會于宋秋魯螽齊高固魯仲孫蔑會于無婁魯初稅畝冬螽生魯饑按春秋宣公十五年按左傳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螽生饑幸之也按公羊傳秋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冬螽生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按穀梁傳秋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蠶取焉冬螽生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

注非責也

定王十四年秋鄭伯姬歸于魯冬大有年按春秋宣公十六年按左傳十六年鄭伯姬來歸出

也

定王十五年夏六月己未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冬十一月壬午魯侯弟叔肸卒

按春秋宣公十七年 按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

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

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冬公

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按穀梁夏傳六月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定王十六年春魯侯伐杞秋七月魯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魯侯倭薨公孫歸父還自晉至筮

遂奔齊 按春秋宣公十八年 按左傳十八年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按公羊傳冬十月壬辰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櫟遂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遣殯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按穀梁傳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至櫟遂奔齊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櫟遂奔齊遂繼事也 按史記魯周公世家宣公倭十八年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

定王十七年春正月魯侯黑肱卽位二月辛酉葬魯宣公魯無冰三月魯作丘甲夏晉侯魯臧孫許盟於赤棘秋王人告敗於魯 按春秋成公元年王人告敗不書 按左傳元年春劉康公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於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

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按公羊傳春三月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注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

按穀梁傳春二月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

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三月作丘甲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定王十八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夏六月癸酉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帥師及齊師戰於鞍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盟於爰婁八月魯取汶陽田冬十一月魯侯楚公子嬰齊會于蜀丙申魯侯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按春秋成公二年 按左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棠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戰敗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

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華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筴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與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繁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拔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齊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乎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窋晉侯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

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爲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迺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衛魯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鄒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

之服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寔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 按公羊傳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

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

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

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

是斲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

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楮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

眇者二大夫出相與倚闔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

鞞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廟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

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廟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

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昧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

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八月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鞞之賂也

師還齊侯之還音環繞也

按穀梁傳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樓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樓者御樓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闔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於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與之盟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定王十九年春正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二月甲子魯新宮災三日哭夏魯侯如晉秋魯叔孫僑如帥師圍棘魯大雩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聘于魯衛侯使孫良夫聘于魯丙午魯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按春秋成公三年 按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鄭之役也遂東

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皇戊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按公羊傳春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